

女 家 田

法國莫伯桑著  
顧希聖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訣



女 家 田

法國莫伯桑著

顧希聖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五版

定價 大洋三角

翻譯者 顧希聖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者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粘鐵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目 次

田家女.....	1
犧牲.....	33
伯倫先生.....	45

## 田 家 女

### 一

這樣晴朗而可愛的天氣，鄉下的農人們是已吃罷了午餐正在那兒匆忙地回到田野去從事他們的工作。

僕人羅斯，一個人留下在廣大的廚房中，那邊煮燒沸水鍋子的爐灶下還呈着黯淡將絕的火焰。她一次又一次的從鍋子裏汲了些水來慢慢地洗淨

那狼籍的碗碟，有時低下頭來看看從窗子射進來的兩條日光。

二只大胆的母雞在那里椅子下啄着細屑的食物，那時養雞場和息牛欄中的蒸熱，都從半開半掩的門裏一陣一陣的傳將進來，遠遠的還聽得到一只雞啼的聲音。

當她洗完碗碟，拭好桌子，拂過爐上橫板，把東西放進木廚的上架，發出“的得，的得”的聲響時，她不知不覺地嘆了一口長氣，表示她非常的疲乏。她望望烏黑的泥牆，那里的樣子已給煙煤染得漆黑，上面網着細亂的蛛絲和掛着青魚及蔥頭，她於是坐了下來，從許多東西亂堆了的土泥地上聞到不少使人難受的陳腐而薰熱的臭氣。同時，近鄰製乳餅場中的酸臭氣也夾雜了進來。

她想照常做一些針線，但又不十分高興，後來她走到門口旁吸了幾口新鮮空氣才使得她的精神重又一振。

許多的家禽都聚集在糞堆上面，有的正在伸

展了只最光銳的爪搜尋毛蟲，可是一只雄雞却驕勇地高立在中間。當牠啼了一聲，鄰近的雞都應響了抖幾聲，好像牠們在田野間挑戰。

那女子無思無慮的注視了牠們許多時以後，抬起頭來望着正當開花的蘋果樹，眼睛看得幾乎要眩迷了。正在這個時候恰好有一只活潑潑的小牛，跳過了一條小溝忽然停下來，好像驚異的樣子。

她也覺得要閒散閒散，而在和暖的空氣中安歇一下。她自由自在的走了幾步，到似乎感覺到一種自然的安慰時，把眼睛閉了片刻，於是她走到雞棚裏照例的拾幾個雞子。她這次拾到十三個，拿了就去放在貨什間裏，可是廚房裏的氣味，又來惱擾了她，她於是重又走出來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坐了些時候。

四周圍着樹木的農場，靜寂地好似要入睡鄉。蒲公英生在草叢中，更顯出活潑而嫩綠的樣子。蘋果樹的影子普照在草上。茅屋的草頂上生出黃綠色而箭似的蘭葉，棚內的水氣從草上蒸發出來，還



呈現些潤溼的水珠。

她走到放着貨車和號角的茅屋那里。在屋旁小溝邊有一塊生着紫羅蘭花的地方，牠們的芬香布滿了四處。在那里可以望見遠遠的一簇葡萄樹和東來西去的一羣一羣工人，那些人遠遠看上去好似玩偶一般小，而白馬也像小孩玩耍的木馬一般，這只馬拖了把車子，後面跟了的一個人小得猶如人們的手指。

她拿了一把柴放在田溝裏，把身子坐了下來。她覺得還不舒服，於是把柴兒四散了，索性將身子橫了下來，把兩臂彎曲了放在頭下做枕头，兩腿則直直挺伸着。

她的眼睛漸漸的閉了弄來，她覺得這時潛入了一種舒暢而昏沉的夢境。她正在這種昏沉的睡夢狀態中，忽然在胸上似有兩手壓着，不由得把她一跳。這就是一個身材長大的約侃斯，是一個由比格台地方來的農家的長工，他愛上了羅斯已是很久。他因為在那里牧羊，無意中看見她橫臥在那裏，

他就偷偷地幾乎連呼吸都攔住了的走來，他的眼睛閃爍着，頭髮上還有幾根柴草。

他扭扭地要和她親嘴，可是反給她在面上打了個手掌，因為她的力氣也像他一樣的大，他於是巧妙而柔和地求她的恕宥；所以他們就並排地坐下，友愛的閒談了。他們說說和好的氣候，主人的好壞，憐舍家鄉的情形，他們少年時代的回憶，以及他們久別了的親戚……等。她談到這裏心裏忽覺悲傷起來；他呢，這時頭腦中只有一個單純的觀念，一點一點的挨近她身子。

她說，“我許多許多時候沒有看見我的母親了。像這樣的離別使人怪難堪呢！”她於是把頭遠遠轉向北方的村子，注視她那可愛的故鄉。

忽然間，他又捉住了她頭顱向着她親吻；但鐘仍是緊緊的握住了拳頭向他頭上打擊，他的鼻子因此打得出血，他於是立起來站在樹旁，把頭向着了天。她看見了這樣，心裏軟了起來，走到他身邊說，“我可有打傷了你？”他微笑地說，“不，沒有什

廢事，只是恰好中着鼻子的中間罷了。這有什麼要緊？”他當時充滿了羨慕心而注視着她；因為她那詩的模樣，很能引動他發生異樣的羨慕和敬愛，而使他起了真切的情愛。

鼻血停住後，他提議到路上去走走，因為他很怕在這里兩個人站得過久了，給隣人看見了不好意思的；她走時對他說，“像這樣的酒錢我是不該的，約侃斯啊！”他却是辯護他自己的並不輕視她，而乃是真切地愛她的。她問着他說，“那你真的要娶我麼？”

他猶豫了一陣再向她注視，她只顧向前的直望。她的面頰肥胖而紅潤，嘴唇是紅厚的，頭頸戴了串珠兒，差不多完全赤裸着。他感到了一種新鮮的願望，把他嘴唇直放到她的耳朵邊喃喃地說，“是，我當然應該這樣的。

她於是把手臂放到他頸邊和他親熱地接吻，直到了大家喘不出氣才停止。從此以後，他們間戀愛的故事便開始了。他們在屋角裏相互的調戲，月

光下常常在草堆旁相叙會，坐在一隻桌子上時就相互用他們的腳來彼此的擊踢。但後來因熱度的減低，約侃斯漸漸的麻痺她起來，他有意的迴避她，很少和她說話，不再單獨的和她相會，這是很使她悲傷而焦急的，她不久也覺得她是受他的騙了。

起初，她有些驚惶，接着漸漸生怒，因為她終究不能遇見他，而且一天一天地增加她的怒氣，爲了他常常迴避她。後來，有一天晚上所有的農人都睡着了，她穿着寢衣赤了足，靜悄悄地穿過了場地，開了扇馬廄的門，那里就是約侃斯的睡處。他曉得她來了，假做打鼾的樣子，但是她跪在那里打醒他，直到他站了起來。

他於是這樣的問她說，“你要什麼樣呢？”她咬緊了牙齒抖縮縮的發怒地回答說，“我要——我要你娶了我，這是你允許過我的。”但他不過是帶笑的說，“嚙！要是一個男子和他接近了些的女子個個要結婚，那也不勝其煩了。”

她於是執住了他的喉嚨緊緊不肯放鬆，所以

他不能逃開，她對他大喊的說，“我受騙了，你聽得麼？我受騙了啊！”

他偷偷呼了口氣，因為他差不多塞住了，他們倆都無情地在靜寂的黑暗裏沉默着，只有那馬兒從飼槽裏拖起稻柴來咀嚼的聲音些微的打破了沉靜的景象。

約侃斯眼見到他的力氣是敵不過她的，於是喃喃的說，“很好，我要娶了你這是真的。”但是她還不能信任他，所以說，“你必得立時要給我個保證。”他回答說，“立刻麼？我可以宣誓說你將——”他猶豫了片刻，又繼續下去說，“我向上帝宣誓。”

她這時才放鬆了他，一言不發的走了去。

許多天以內，她總是沒有和他說話的機會，馬廄的門現在每到夜上總是緊緊閉住，她深怕用力去打門，要是發出了巨大的聲音，難保不受人家的毀謗，所以她就不敢了。

有一天上午，她看見另外有個不熟識的人走進來吃中飯，她對他說，“約侃斯是不是已經不在

“這里做工了麼？”那個人回答說，“是，我就是接了他的位置的。”

這句話使她受了極大的刺激，再也沒有氣力從火爐上拿起淺鍋來；當他們都到田野去上工了，她走上自己的房裏嗚咽地哭着，把頭倒在枕子上，使得人家不聽到聲音。在這天中間，她總勉強的抑住了悲傷和人家說說談談，好使別人看不出她的心事；但是她實在痛傷到了極頂，悲思愁想不絕的在她腦中盤旋湧現，所以在她眼中看出來，人家總是在那裏惡意的冷笑她。

## 二

她於是給永久的愁雲所圍繞了。她機械地做工，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些什麼，心裏只有一種堅定的觀念：“也許人家已是曉得了。”

這樣繼續不絕的感想，一天一天的增進，好像死神降臨一般，她也想不到怎麼樣去避免這種差

辱。她每天早上總是比人家先起來，對着破舊的一片小鏡子，照照她的身子，因為她很怕這幾天自己的形容有變化，或者要給人家所注意。日中做工的時候，她也常常停下了幾分鐘，自己從頭到腳的探察，看看身上的圍裙是否太短了。

一個月輕輕的過去了。她現在說話也很少，她每當發問的時候，自己也不曉得問的有什麼意思。不過是呈現了可怕的容貌，憔悴的眼睛，戰兢兢的手，使得她的主人不耐煩的對她說，“我的可憐的姑娘，你近來變得何等呆笨啊！”

在禮拜堂中，她總把身子站在柱子後面，因為她怕見牧師，那牧師是她認為最神聖的；在用餐時，她也望望同桌備僕的臉兒，心裏就非常仇恨，那狡猾的牧羊孩童，她也幻想他一定知道了她的祕史，因為他那對亮閃閃的眼睛好像不絕的注意着她。

一天朝上郵差送給她一封信，她是從沒有接到過人家的信過，她於是心緒波蕩不安，禁不住就坐了下來。這也許是他寄來的吧？但她不認識字，不

過是白紙上描了些影跡的東西拿在她手裏，心中是何等焦灼而戰慄。過了些時候，她將信放進了袋裏，因為她不敢使她的秘史給任何人曉得。做工時候，她常常停着了對那信紙一行一行的看，看見最後的一行是簽了個名字的，她一望一看好像就會看出什麼意義來了，到了後來，她心急得再也不能忍耐了，於是便鼓勵了她的勇氣將信紙拿到一個學校教員那里去請教，他叫她坐定了就往下把信來念着說：

“我親愛的女孩子：

我告訴你我現在病得很厲害很危迫。我們的鄰舍但波得先生要請你回來一次，如果你可能的話。

你親愛的母親。

但波得代筆。”

她一句話也說不出的走了回去，走得冷落的地方，她的腳竟然拖不動，所以就坐下在路旁，直坐到了晚上始走回。



她回去把這個凶惡的消息告訴了主人，主人允許她回去，不論時間的久暫都可以，並且答應把她的工作雇個日傭女工來代理，到她來了的時候，就將那女工退去。

她回去不多時，她的母親立刻就死去，下一天，羅斯就產下僅僅懷胎七月的小孩，是一個瘦小得可憐，使人一見就震驚的小東西，顯見得他的命運是還要繼續的受到人世的悽苦摧殘呢，他那細小得像蟹腳般的小手指正在微微的顫動，但他終於活着了的。她說她已結婚了，不過不能帶着小孩做工作，所以把他托了個隣舍代養，那隣舍也答應她好好地一如自己親生孩子那般的愛護，她於是不久就回到做工的農家去了。

她鬱抑了好多時候的心境，到現在始發現了一些微光，一種不知不覺地對她那放下在故鄉的脆弱而瘦小的東西的戀慕，雖然因為和他生生地分離了的緣故，時時刻刻的發生了一種新穎的痛感。她最是痛苦的，就是時常要癡心妄想的和她那

自然小東西親一個嘴或是放在她臂彎裏懷抱了一陣，無意間感到小孩在她胸前的熱氣。夜裏也不能好好的睡覺，白日裏終天的紀念他，晚上做完了工作，呆呆的坐在火爐旁邊出神的胡思亂想。

人家於是三三兩兩的議論她嘲笑她了。他們問她說，“你的愛人是長大美麗而富有的麼？哪時舉行婚事呢？”她聽了常常走開些，暗暗的在那兒哭泣流淚，因為這些問話好像針刺般激動了她那脆弱的心田；但想忘記他們這種冷諷熱諷的痛苦，所以重新又努力做工，仍舊回憶到她的孩子，她想爲他節下些錢來，所以決定加倍的勤勉做工，希望主人因此加她一些工錢。

她慢慢的做工做得更熟手更精練了，她請求主人把另外一個年輕的女用人辭退，因為她現在一個人能够做二個人的工作，多用了個人也沒有什麼用處的；她對於麵包油火蠟燭等用得都很節省很經濟，什麼雞食和牛馬的飼料等，她處置得都很節制很適當，不使牠像以前那樣有一些兒的羸

籍。他對於主人家的錢，計算得如自己的一般精明而留神，買東西的時候終是要價錢講得很便宜，出賣農場生產物時，又要把價錢抬得越高越好，當鄉人來賣東西時，她總能設法看破他們的奸滑偽詐，所以到了後來主人就把買賣東西和管理長工的責務都委託了他，所以不久以後，她就變成那農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了。她對於一切巨細的事，都是用心得很，在她管理之下，農事得了意外的興旺，在方方五英里以內的居民，大家衆口一致地稱揚惠林主人的女傭人如何如何的好，那主人自己也到處說道，“那個姑娘的價錢比之同她身子一樣重量的金子還要值錢呢。”

時光好似流水似的過去，但是她的工錢仍是一些也不增加。她勞苦的做工，大家只以為好傭人是應該這個樣子的，而她加倍地所用去的氣力，也不過是被認為一種好良心的標記罷了，她開始想要是主人能夠每月加她五十或一百個克郎（幣制名值五先令）拿來存入銀行豈不是好，可憐呵，她至

今還照舊的只拿到二百個佛郎一年呢，所以她決定要請求她的主人加她一些工錢。她爲了這一件事，接連的到學校教員那邊去了三次，但一到那里，她又不過說了些別的閒話。她覺得加工錢是件卑鄙可恥的事，好像這事的本身上有什麼不應該似的；但後來有一天，當主人自己到廚房用早餐時，她羞得得地對他說了。主人驚惶的昂起了頭，兩手放在桌子上，一手拿了把頭向上的刀子，一手拿了塊麵包，目不轉睛的瞧住她，她因此倒有些不好意思，不過要求他許她請假一星期，使她得能休息些時候，因爲她近來身體不很好。他很爽快的答應了她，接着又不自然的對她說：

“當你回來的時候，我有些話要親自對你說。”

## 二

小孩差不多已是八個月大了，她一時竟不認識他了。他現在比以前變得紅潤而肥大了。她把身

子挨近了他，用力地和他親幾個吻，他於是嚇得嗚嗚地哭了，她因為他不能認識她，想想也哭了起來，那時小孩伸了臂對着他乳母表示要抱的樣子。但這樣過了一天，他也認識了她，見了她也會發笑，她抱着他走到場地上，很有味的在那兒跑跑，後來又坐在樹蔭下憩息，這是她第一次把赤心獻給了別人，雖然他還不能瞭解她，她告訴他她那辛苦的生活，工作得怎麼樣困累，她怎樣的熱望他，她這樣自言自語直到那小孩聽到有些不耐煩了。

她很高興的抱抱他，和他洗浴穿衣，因為這是她母性的表現，她拿他在臂彎裏上下舞蕩，自己對自己說，“這是我的小孩啊，這是我的小孩啊！”

她回到主人家時一路的哭着，剛到了那里，她的主人就叫她到他自己房裏去；她很驚異而慌惶，想不出爲了些什麼，但是主人有吩咐，也只能走去是了。

到了那裏，主人說，“請坐了。”他就坐了下來，接着他們倆就默默無言的冷坐着，好像有些不

自然的樣子，他們都把手放在身後，覺得有些不知所措，而且又都呆呆地面面相覷，

這位農家的主人是個肥胖而固執，年紀差不多四十五上下的人，他亡過了兩個妻子，當然是有些不快意，這是他近來的常態；但是到後來，他終於猶豫一下奮勇地說了，說時，他把頭向窗望着，他這樣的說，“怎麼樣，羅斯，我還沒有想到怎樣解決你的終身呢？”

她面色頓時蒼白得如死人一般，他看見她不加回答，又繼續的說，“你是個良善，穩重，活潑而又節儉的女子，哪一個娶到了你，是可以發財的。”

她一動也不動，看去好像十分驚訝；她也不去深想他的話是究竟含些什麼意思，因為她這時心潮急湧，如大難將臨一般；他等待了些時候，又接上去說，“你曉得，一個農家沒有了女主人，是不成樣子的，不要說女主人，就是像你那樣的一個女傭人，也是缺罷不來的。”說到這地方，他的嘴停住了，因為他也不曉得以下再說那些話的好，羅斯定睛的

望着，惡狠狠的望着，好似當做他是個殺人的東西，預備拔脚要逃似的，這樣，差不多隔了五分鐘以後，他又問道：“是了，你明白了沒有？”她說，“叫我明白些什麼呢？主人啊！”他於是很快的回答說，“什麼，嫁給我呢，依了上帝的意旨！”

她在椅上跳了起來，好像受了什麼打擊，接着又是沉默，像一個遭過了大不幸事情的樣子。後來那貴人忍不住又說了，“來，你還想什麼呢？”她惶惶地注視了他一陣，眼淚便泉湧似的流下來，她於是嗚咽地說，“我不能，我不能！”他說，“爲什麼？來，不要發呆了，我請你好好去想一想，到明天再回答我能。

他於是快樂地走出了房間，因爲使他納悶在心裏要說不能說的話，現在已是說出來了，而且他心想這是一定成功的，他以爲明天早上她一定能給他允許的，因爲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機會呢。他又想這是於他也很有益處的，因爲賢良的品性比什麼嫁妝都寶貴呢。

這樣地位不等的婚姻，也不必猶豫的，因為在這個村子裏，人人都很平等的；主人和工人一塊的工作，有時工人也會做了主人的，女傭人一變而為主人，繼續的幫着做工，更是平常得很的一回事。

羅斯這一夜沒有好好的睡。她連衣帶襟的躺在牀上，悲慘得連號哭的氣力也沒有了，她完全驚恐得發呆了。她懶懶的沉默着連自己有沒有身子也不曉得，論理的思索也是提不起，雖然有時候她也回想到日間的遭遇，但一念到以後的境況，不覺心裏又混亂而顫抖起來。她的恐慌一點一點地增加，每聽到廚房掛鐘“鐘，鐘！”的敲聲，總是嚇到出了一陣汗。她變得心昏目眩了，夢魘就降臨到她身上了；這時燭光熄滅了，她是模糊的幻想中好似有什麼人對她念咒語，她發狂般想逃避她的災禍，她那時好似狂風駭浪中張帆疾馳的小船。

她聽到了貓頭鷹的鳴叫聲，就嚇得跳了起來，把兩手蓋沒了她的臉兒，頭髮和她的身子，她於是跑下了樓梯，好像夢中遊行。當她走到了庭園，就低



下了身子膝行着，使得外面什麼無賴漢都不能夠見到，因為這時空中的明月很光亮的普照在地上。她並不開了什麼門，乃是從籬笆上面空跳了出去，她一到外面，就很快的一直向前走去，她一路的走，常常在無意中放出痛傷而悲憤的哭喊，使人聽了直刺到心裏。她狹長的影子伴着她前進，夜鳥不時的在她頭上飛過，四野的狗兒聽到了她的腳步聲不絕的亂叫，其中有一條竟然跳過了一條溝，跟着要咬她，可是她調轉了頭發了聲可怕的叫喊，竟嚇得那只狗就此退避了。

星光漸漸的暗淡，晨鳥開始唧唧的鳴叫，於是東方也一點一點發白了。羅斯走得氣喘喘的十分疲乏；當太陽從紫迷迷的天空中昇起來時候，她就停了下來，因為她那走得脹大了的兩腿再也不能前進了；但是她遠遠的望見了一個池，一個很大的池，那停滯了的池水，給初昇的日光反射着，看去好像鮮血一般，她緩慢的拖了腳過去想要把兩腿浸到水裏了。她坐下在池邊的一簇叢草上，脫下她那

滿蓋灰塵的鞋子和襪子，把她的腿兒伸下了水，在那平靜的水面上頓時發出許多的泡沫。

一種幽雅而凄寒的滋味，她從頭到腳的全身都感覺到了，當她定睛地注視着池水時，心裏忽然昏沉了起來，竟至癡心熱望的想把身子跳下了水裏，結果她孤苦的命運。所有的痛苦將要在這裏消除，永永的消除。她也不再想到她的孩子，——她心愛的孩子；她只是希望快快的得到個平安，沉靜而安息的機會，她伸了兩臂立起來把身子向前移蕩了兩步。池水已到了她的大腿上，她正要把全身滾下去，忽然她腿上感到銳利針鋒的刺痛，而使她仍舊跳回岸上，失望的大喊了一聲，因為那里的吮血蟲，從她膝蓋到腳趾咬着她的鮮血吃，她的腳部就是到處腫脹了。她不敢親近這些東西，嚇得禁不住哭了，她那失望的叫喊驚動了一個農人的注意，他這時正在遠遠的回來。他把她腳上的吮血蟲一個一個的捉開了，拿些草來放在她的傷處，把她載在他的貨車裏拖回到她主人那里去。

她在牀上臥着了十多天，後來在起身的第一天，她坐在門口外面，主人忽然又來立在她旁邊。他說，“好了麼？我想那件事已經決定了，是不是？”她起初不回答，但因為他始終立着的不走，她不能不勉強的說道，“不，主人啊！我不能夠。”他聽了這句話，立刻動怒了。

他說，“你不能夠，姑娘，你不能夠麼？我哪曉得你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呢？”她接着哭了，重新又說一聲，“我不能夠。”他望了望她，於是憤怒地喊着說，“那麼，我想你也許有過了戀人吧？”她含羞而戰慄地回答說，“也許可以說是這樣的。”

他於是面色變得赤紅而像憤憤的說，“啊！原來是這樣，好一個下流無恥的女子啊！我倒要請你告訴我那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想那一定是身不帶銅，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人吧！究竟怎樣的一個人呢？”她不給他回答，他於是又繼續下去說，“啊，你既然不說出來，那我來和你代說了；這是伯圖麼？”她很急的答道，“不，不是他。”他又說，“那麼

是不是麥丁呢？”她說，“喔！不，主人啊。”

他惡狠狠的把近隣の年輕人名字一個一個背轉來，她却都是不承認，只是對了他哭泣。後來他終於說，“上帝啊！這一定是約侃斯了，他去年是在這里做工的。人家都說你時常和他一塊講話的，你現在想要結婚了。”

羅斯嗚咽得氣息都塞住了，她的淚凝住在臉上好像沸鐵上的水點，她叫喊說，“不，不是他，不是他。”狡詐的主人將信將疑的問她說，“這是不是真的呢？”她急促的回答說，“我可以宣誓，我可以當了你宣誓。”——她正想找些話來宣誓，他又間斷了她說，“不論怎樣，他是常常跟隨着你，用飯時也總是注視了你的。你允許過了他麼？啊！”

她這時直望着主人說，“不，永遠不，永遠不，我正嚴的對你宣誓，要是今天他到這里要求我嫁他，我也是不會允許他的。”她說話說得十分懇切，那主人於是有些不懂了，他好像自言自語說，“那麼，怎樣你沒有什麼不幸呢，但爲什麼又是這樣固執

呢？從沒有女傭人會得拒絕了她主人的要求的，不論怎樣，我想其中一定有個道理的。”

她並不再說了些什麼，實在她也沒有氣力再說話了；他又問她說，“你一定不肯麼？”她嘆了一聲說，“不，我不能夠，主人。”他於是轉身走去了。

她想這件事已是這樣解決了，心裏倒是平安些；但她這時吃力得好像老白馬拖了全天的打稻機一樣，於是她很快的跑回到牀上躺下了。在半夜的時候，有兩只手觸到她牀上來驚醒了她。她嚇得發抖，但她辨得出這就是那主人的聲音，他對她說，“不要怕，羅斯，我要來和你講幾句話呢。”她起初不過驚慌，但當他不客氣時，心上便大大的跳動，因為她在黑暗裏覺得孤獨而無助。她當然是不能忍受這種侮辱的，她竭力的抗拒他那激發了的獸性。她一陣翻身到這里，一陣又翻身到那里，使他不能壓住她，但是她的氣力用得完全沒有了，那農人的獸慾仍繼續的增加。

他們於是像夫婦般一天一天地過着，後來有

一天早上，他對了她說，“我已看好了日子。我們下個月可以結婚了。”

她並不置答。她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她也並不反對。因為反對了又有什麼用呢？

#### 四

她是嫁給他了。她現在好像進了不能再出來的陷阱，所有的不幸，都一件一件降臨到她身上。她有時想到她兒子，這是使得她痛苦同時又使得她快樂的，她一年中去了兩次望望他，雖然每次回來時，心裏更感到不安。

但是這樣的生活，她也慢慢習慣了，她的淚是癢好了，她的心也安靜了，她很自然的過日子，雖然有時也不免要發生些恐怖。這樣的一年復一年，她的小孩已長到六歲了。她現在正是快樂些，那知這位農人的脾氣忽然變壞了。

二三年以來，他心裏常常有一種神祕的煩擾，

這種煩擾，現在是一天一天增加了。他每次吃罷了中飯終是很憂愁地把頭掩在手裏沈默的冷坐着。他常常突然的說了幾句話有時竟至說得很蠻野，好像嫌惡他妻子，因為有時他回答她話時，常常粗野而含怒。

有一天，有一個鄰家孩子走來要幾個雞子，她因為那時很忙，所以說話說得有些不客氣，她丈夫聽了就几個溫溫的聲音責備她說，“就使他是你自己的孩子，也不該這樣的對待他。”她因此痛傷了，也並不回答一句話，接着就回到她的房裏，所有以前一切傷心的事情又重復湧在她眼前；吃飯的時候，那農人既不和她說話，也不來望一望她，他似乎有些仇恨而鄙視她如同修完明瞭了什麼事一般。她當然是不能安靜了，她也不敢和他在一塊，所以一吃罷飯就離開了家屋走向教堂去了。

這是黃昏時候了，禮拜堂的中央完全蓋滿了黑暗，但她聽得在唱詩班坐位那里有腳步聲，因為教堂的聖祭器司這時正在那里預備點夜燈了。微

微的閃光在拱路上顯現了，這在羅斯看來好像是最後的希望所寄托，她眼巴巴的注視着，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小燈點了後，鐘聲開始了，教堂的使者從迷霧中走出來。她於是走上他前面去。

她這樣的問道，“哥來先生在家麼？”那位使者說，“他當然是在家，現在正是他吃飯時候呢。”她抖抖的親自去敲了幾響鈴。牧師正坐着吃飯，他於是叫她坐了下來。牧師聽了她的話說，“是，是，這些事我都曉得了，你丈夫也告訴過我的。”可憐的她，這時幾乎發昏了，牧師又接着說，“你想怎麼樣呢，我的孩子！”他很快的飲了幾口湯，而有些使滴下在他的教衣上。可是羅斯不敢再多說什麼話了，立起來就要走，牧師那時對她說，“胆子放大些。”

她回到家裏去，心裏也不曉得做些什麼事。農人等待在那里，她跪下在他腳邊，淚珠如泉湧般說，“你爲什麼這樣對待我呢？”

他於是大聲喊叫說，“我爲什麼這樣待你麼？我是從來沒有過孩子，——一個人娶了個妻子，不能



始終這樣過去的。這就是我爲什麼這樣待你的緣故，不能生育的母牛，是不值什麼錢的，不能養小孩的妻子，當然也沒有用處的。”

她哭喊的說，“這不是我的罪過啊！這不是我的罪過啊！”他於是變得柔和了些說，“我並不這樣說，不過這很使我動氣罷了。”

## 五

從此以後，她心裏只有一個單純的觀念，就是要有一個小孩，另外的一個小孩，她見了人家就這樣的說，因此有個隣舍告訴了她一個祕法。這是叫她丈夫每天晚上喝杯放了一撮灰的水，農人允許這樣的試了，但並沒有效驗；所以他們彼此的說：“也許還有別的祕法罷！”他們於是想尋訪了。有個住在三十英里以外的牧羊人，農人特地召他來，因爲大家說他是有方法的。牧羊人給了他一塊上面做了記號和草搓成的麵包，叫他們倆大家吃一點，

但他們全塊吃完了，還是一些成效都沒有。

後來一個學校教員告訴了他們一個祕訣，這是大家都不曉得的奇方，但試過了也同樣的沒有用處。於是牧師叫他們到聖地去燒香，羅斯於是不得不卑躬屈節的混在一羣的僧士和粗俗的農人隊裏出發了。她恭敬而虔誠的祈禱希望有第二次的孕育；但這仍然是空的。她於是想到她現在是受到第一次犯罪的責罰了，因而她更是焦急悲憤起來了。她悲傷得一天憔悴一天，她丈夫也變得更加蒼老了。

於是他們之間密布了戰雲；他呼她的綽號而且敲打她，她們天天的吵嘴，夜夜的打架，他的盛怒和固執，都使她怪難忍受的。有一天夜裏，他更是無禮了，他逼她從牀上起來，走到門外的雨裏，這樣一直立到了天亮。當她不能聽從他時候，他就一手叉住她頭頸，一手握了拳向她臉上惡狠狠的打擊，她終是不響不動的由他去辱弄。他一有激怒，就打她罵她，她也失望得很極，有時把他擲在牆上，怒目

的注視他，噓噓的說：“我有個孩子的，有過一個小孩的。啊！這是和約佩斯養的；你是曉得他的。他允許要娶我，但是他沒有踐約離去了。”

他好像受了個霹靂，話也說不出；但後來他才啞啞的說：“你說什麼呢？你說什麼呢？”她於是又嗚咽起來，含淚的說：“這就是我所以堅持不願嫁你的緣故，我不能告訴你，因為說了你要防止我，不許我帶些麵包給我孩子吃的。你從沒有過孩子，所以你不曉得，你不曉得……”

他愈加驚異的說，“你有過兒子麼？你有過兒子麼？”

他於是立起來，點着了燭，在房裏踱來踱去。她鑽在被窩裏只是哭，他忽然立停在她面前說：“那麼你沒有孩子，完全是我一個人的過處了麼？”她也不回答，他又走來走去走了一陣，又立停對她說：“你的小孩子怎樣大了！”“恰是六歲了，”她低聲說。“你爲什麼不早早對我說了昵？”他問，“我怎地可以說出昵？”她嘆了口氣說。

他一動不動的呆立着，“來，起來吧，”他說。她懶洋洋的起來立在地板上。他忽然對她笑容滿面，她見了有些奇怪，而在他微已眉花帶笑的說：“很好呢，我們一塊去找回那小孩來吧，因為我們倆一個小孩都沒有。

她恐懼到什麼似的，但是他却擦擦手很起勁的說：“我正要寄認一個小孩做養子，現在我們有一個了，我前幾天曾對牧師說我要個孤兒做養子。”

他含笑的向着他哭傷了的妻子臉上親親的接吻，接着高聲喊說，好像恐怕他妻子不能聽出的樣子：“起來吧，我的妻子，我們去看看還有什麼湯菜麼？”

她穿上了裙子和他一塊走下樓梯了；她伏在灶洞口燒着火，他仍是在廚房裏大步的走來走去，嘴裏反覆的說：

“好，這樣我快活極了，我雖不說因為有了形式的結局，但我是快活的，我真真的快活極了。”

原  
书  
空  
白  
页

## 犧 牲

一到星期日，那兩個小兵一完了職務，總要到四野去散散步。有一次他們離開了兵舍，大踏步的穿過了高勃浮，好像急於行軍似的，那時，住屋漸漸地稀少，他們緩緩的向着通到勃松的那條灰塵路上去了。

他們身子細小而瘦弱，穿了件不合式的長大

披肩，兩手都被衣袖蓋掩着；寬廣的紅外袴摺疊在他們腳踝的四圍。在崇高僵硬的軍帽下，可以清楚地見到兩個瘦小凹沈的臉兒，和那一雙鎮靜而天真的藍眼兒。他們在路中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一直的向前進行，他們心中的意思都在想找個地方來說幾句話。因為在走到高比華的小林的進口時，他們看見一個地方，觸動了思鄉的情緒，所以他們到處覺得不快了。

他們走過了古龍勃和約多兩路，便到一個樹蔭底下，他們在那里脫下帽子，拭拭額角。

他們走到勃松地方的橋上，總是停着望望景緻，站住了幾分鐘，彎着身子靠在欄杆上，望望遠遠的帆船，離了河口的捉魚船，這也許又引起了他們的思鄉心。

他們看過了這些風景以後，向賣麵包的和小酒商買了塊臘腸，四分錢的麵包和一罐的酒，放在手巾裏，帶了做他們的小點心。但是他們一出了村莊，步調便慢起來，他們開始講話了。

在他們面前是片通森林的平原，地上蓋了許多的樹葉。那個小小的森林好似又引起了他們想念到甘馬利汪地方的樹林了。大麥和雀麥的田野，很近的相接在狹小的行徑傍。約翰往往向羅克說：

“這正像家鄉呢，正像潑羅尼達。”

“是，這正像家鄉呢。”

他們一路上去，雙雙的並行着，他們的心裏充滿了隱約的鄉思。他們看見了田地，籬，樹林和溷澗。

他們常常立停了靠近那私屋的大石上面，因為這又引動他們憶起綠克納芳的石廊了。

他們走近了第一簇樹叢，羅克折斷了枝小樹條，一路上用小刀剝削着，心裏不絕的想到家鄉的人物。

約翰帶了點心。

羅克常常無意中說了個名字，或是兒時的回憶，這些都是能夠使他們深深思量的。可愛的家鄉離得這樣的遠，這些想念，漸漸的潛入了他們的心



境。他們對於城市的風味完全不加注意。他們在夢幻中只想那些朋友是不見了，也許是永久的離別，因為他們是到可怕的戰場去的啊。

他們緩慢地走着，羅克和約翰給那甜蜜的憂愁攪擾着，深切地回憶昔日自由自在的生活。

當羅克剝好了他的樹條，已是到了個小小的隱地，那是每個星期日他們用食的地方。他們把藏在籬笆下的兩塊磚子拿了出來，把乾樹枝來生了一點火，將臘腸放在小刀尖上烘着。

他們喫完了最後的一塊麵包和喝盡了最後的一點酒以後，在草地上靜悄悄的伸了伸身子，他們那半開半閉的眼睛遠遠的張望着，他們的一雙手好像祈禱似地緊握着，他們腳上的紅外褲混雜了野花的色彩。

正午的時候，他們不停的向着勃林村注視着，因為那製乳的女子快要來了，她每星期日總要走過他們而去榨那母牛的乳，這裏的近隣只有這一

只母牛，現在正是牽去吃草了。

不多時，他們看見那女郎在田野裏走近，閃爍的日光從光澤的提桶上反射出來，使他們快活地向她注視。他們都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他們只是歡喜見見她，也說不出什麼道理來。

她是個高大而強壯的女郎，黃褐色臉上塗了許多雀斑——像個巴黎近郊地方的女郎。

有一回，她看見他們仍是坐在同樣的地方，對着他們說：

“你們是不是常常到這里來的？”

羅克比較上勇敢些，吶吶地回答說：

“是呵，我們在閒空的時候常常到這里來的。”

這樣便沒有話了。但是在一次會見時，她仁慈地向他們微笑，她曉得他們是偷羞的，所以說：

“你們在這里做些什麼呢？是不是看看蓬生雜草叢呢？”

羅克欣然回答說：

“啊！”

她接着說：

“這是長得很緩慢，是嗎？”

他仍是接着說：

“不是的確罷。”

她往前走去了。但是當她帶了滿桶牛乳回來時，站住在他們的前面說：

“你們要喝些嗎？這個會使你們想起故鄉的。”

她無意中自然地觸動了他們的心境。

他們顫動了一下。她於是很順便的傾注些牛乳到他們帶來的酒瓶裏。羅克開始喝了，他很小心的不使喝得過了份。他喝過了後便把瓶給了約翰，她站在他們面前，雙手放在大腿上，手桶置在腳傍，歡喜地看着他們喝。她又繼續說：

“好了，下星期再會了！”

他們目送着她走去，直到她完全出了他們的視線。

下一個星期，他們離了兵舍後，約翰對羅克說：

“你以為我們應該買些東西去給她嗎？”

他們於是對於還買些什麼東西給那女郎一問題，猶豫了多時。羅克要買些小贖去，但約翰以為最好是買些沒糖去。約翰的意見得勝了，所以他們同到雜貨店去買了兩蘇（法幣名）的浸糖。

這個時候他們因為期望心的衝動，吃點心吃得更快了。

約翰先見了她，就說：

“那裏，她來了。”

羅克回答說：

“是，那裏她來了。”

她見了他們微笑說：

“好，你們今天好嗎？”

他們倆同時回答說：

“很好！你又怎麼樣呢？”

她於是開始說幾句話，什麼天氣哩，收成哩，和她底主人哩，來和他們閒談。

他們不敢把浸糖獻給她，可是那浸糖却在約翰衣袋裏融解了。後來羅克鼓起了勇氣，喃喃地說：

“我們帶些東西給你。”

她說：

“讓我看吧。”

約翰於是伸手到衣袋裏，拿出小小的一紙包來給了她，那時他連耳朵都漲得赤紅了。

她隨手便吃起來。他倆坐在她前面，得意地看着。

她後來走去榨牛乳了，回來時她又給了他們一些。

這一個星期裏他們常常想到而且說起她。

下一個星期口她在他們旁邊坐了好久。

他們三個人並坐着，他們底眼兒遠遠地望着，他們底手都放在膝蓋上，講些無關緊要的事，村上的景況啊，他們生長的地方啊。乳牛等她擠牛乳時，把頭伸了伸向女郎叫着。

女郎答應同他們一塊吃些點心，並且喝了一些酒。她常常帶些梅子在袋裏，因為梅子現在已熟了。她底姿態使他們感到欣慰，他們後來好像小鳥

般突然走去了。

有一個星期二，羅克覺得心裏很不快，他請假走了出去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來。

約翰對於他朋友的出去，盡力的深思，心裏很是煩擾。

下星期五那一天，羅克又和朋友借了十蘇錢，重又請假出去了幾個鐘點。

當他在星期日同了約翰一塊出去時，他好像有些奇特不安和變動了。約翰不知他仔細，想來想去找不出什麼緣故。

他們一直走到老地方慢慢吃着點心。但他們都不覺餓。

女郎又望見了。他們和平常一般的遠遠望着她一步一步的走近來。當她走得很近了，羅克立起來走上去。她放下了提桶向他親嘴，她熱誠的親着他的嘴，把兩手放在他底頸上，並不注意着約翰，甚至當他不在這裏的樣子。

可憐的約翰昏迷了。昏迷得連自己也不懂什麼緣故。他底感情激了起來，他底心是碎了，也不曉得爲的是什麼。

於是那女郎坐在羅克旁邊，他們倆閒談起來了。

約翰不去注意他們。他現在剛才明白他朋友一星期裏爲什麼竟出去了兩次，他心中痛起來了。

羅克和女郎一塊走去看護那母牛。

約翰注視着他們。他看見他們雙雙的走去，他朋友的紅外褲在白色的路上露出個紅點。羅克繫住了母牛，女郎伏着榨牛乳。他們於是把提桶放在草地上，一同走到森林裏去了。

約翰那時完全見不到什麼了，他竟無力地立起來，他靜靜的留在那裏昏亂而悲傷——只是感情上的煩悶。他要想哭泣，想走脫，想藏過，不要再見什麼人了。

他看見他們來了，他們手攜手的慢慢走着，好像鄉村上的戀愛男女。羅克手中帶了提桶。

那女郎親了他底嘴，再上前去很留心的看着約翰。她這天便不拿一些牛乳給他了。

這兩個兵默默的並坐着，冷靜而寂寥，他們平淡的臉上，很明白的顯示他們心中的鬱抑。日光照在他們身上，不時有牛叫聲傳來，後來時候不早了，他們才起來回去了。

羅克剝削着樹條，約翰帶了個空瓶。他把瓶子放下在酒商那裏。他們於是停足在橋上，看着河水的流動，這是他們每星期日的習慣。

約翰靠在欄杆上，把身子一點一點的伸出去，好像河裏有什麼東西引動了他一般。羅克向他說：

“怎麼呵！你是不是要去喝水嗎？”

他還沒說完這一句話，約翰已連頭帶身的撲入了水中，立時沉下不見了。

羅克癡癡的惶忙着，大聲的呼叫，可是終於沒有用處。他遠遠的見到有些東西在那裏動，他朋友底頭在水上現了一現，立刻又沉了下去。

他後來又見到一隻手，僅僅一隻手，但曇花一



現般的又不見了。事情完全完了！

見了這個情境的舟子，這一天也找不到什麼東西。

羅克發狂似的跑回到兵舍，眼中含了淚兒，聲音變得非常悽慘，講述這個遭遇說：

“他靠……他……他靠着……這樣的遠……他底頭帶了他……他……他下去了。”

情感阻塞了他，不能再說下去。

## 伯倫先生

喬治的父親坐在一只鐵椅上以滿腔的熱情注視他幼小的兒子，那時的喬治正在一條行路上把沙泥集在一塊。他用兩手取沙泥來堆成一個小山，將栗樹葉放在沙堆的頂上。在這人山人海的公園中，他父親的眼中只見到了他一個人。

太陽正在落山了，但牠的微光還橫射在行人

的身上，栗樹給淡黃的陽光照着，教堂走廊前的三個噴水池噴出如銀樣的流水。

伯倫先生忽然望了望教堂的鐘，他覺得已經遲五分鐘了。他站起來抱了孩子，拂去他身上的沙泥，拭拭他的兩手，領了他一塊兒回家。他走的很快，深怕他的妻子先回到了家中，因此這小孩趕不上他。他於是抱了他再走，這使他氣喘了，因為他已是一個髮白隆腫四十歲上下的人了。

後來，他走到家裏了。一個老傭人，一個把他從小服侍起來而極為可靠的傭人來給他開門。

他焦急的問着說，“女主人已回來了麼？”

那傭人聳了聳肩說：

“主人，你什麼時候知道女主人是六點半回家的？”

他說，“是了，很好；這樣，我有時候可以換換衣服了，因為我覺很熱呢。”

那傭人以盛怒和侮慢的態度礙着他。她喃喃地說，“喔，我可以看得很明白，主人，你流過汗了，

我想你走得太快，手裏又抱了孩子，這大概是爲了要在六點半趕到家裏等待女主人罷。我決定不依平常的時候做飯，我要到八點鐘才做，你只能等一下，我是無法可想的。”

伯倫先生假作沒有聽到，他走到他自己的房裏去，他一到那里，便立刻關上了門，使得他孤獨了。他現在時常被誹謗受虐待，他除了一個人關在房裏的時候外，從不感到舒適的。

他怎樣做好呢？辭去女傭人瞿利麼，這是不容易做的事，他連想都不敢想，但放她這樣的反對他妻子也是不能容忍的。他冷坐在那里，兩手垂下，苦思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但沒有想出。他自己對自己說，“我有了喬治，終算是很幸運的；沒有了他，那我一定是很悲慘的。”

這時鐘七下了，他跳了起來，還沒有換好衣服，穿上了件襯衫，好似有什麼要事般很急的走到門旁邊的客室中，面上表示很快活的樣子。他翻了翻報紙，向窗外望望，再坐了下來，當房門開了時，那

小孩便帶着笑容搖搖擺擺的走了進來。伯倫把他抱在他臂中，熱情的向他接吻；他於是把他提在空中，一直碰到了天花板，但不久又坐下，他已是十分吃力了。他把喬治抱在膝上，使他騎在一隻搖馬上。孩子笑了，很快樂的拍手叫喊，他的父親也笑得肚子都笑痛了，因為他這時的高興比孩子更要熱烈呢。

伯倫以滿腔的癡情來愛他，他這種潛在的戀愛，就是在初期的婚姻生活中也從沒有發洩過，因為他的妻子自始便對他很冷淡的。

正在這時，瞿利帶了青灰的臉兒走進來，用着抖擻擻的聲音說道，“主人，現在是七點半了。”

伯倫不自然的望了望鐘回答說，“是，真的是七點半了。”

傭人說，“好，我的晚餐已預備好了。”

他見得波浪要來了，竭力想避免了他說，“但是我來的時候你不是說要到八點鐘才預備的麼？”

她接着說，“八點鐘！你怎樣想法的呢？你真是

不想在八點鐘前給孩子用飯的麼？這是要壞了他的胃口的。也許只有他的母親是留心他的。喔，是了，我們說到她了；她是個母親！但像她這樣的母親是何等可憐啊！”

伯倫覺得這是說話的時候了。他說，“瞿利，我不許你許這樣的話。你懂得我的意思麼？你以後不要忘記了。”

這老人驚異得連氣都喘息不轉的回頭走了去，她用力把門碰上，燭光因了門風撲撲作聲的響了好幾分鐘，好似客室中有幾只看不出的小鈴在那里作聲的樣子。

八點鐘敲過了，房門開了，瞿利又來了。她這時消去了怒氣，但帶了冷酷的態，依然是使人難以容忍。

她說，“主人，我服侍你的母親一直到了她死去的日子，我服侍你自從你的出生一直到了現在，我想這可以說我是忠於你家的了。”她等待着答語，伯倫吞吞吐吐的說。

“是，不錯，我的罷利。”

她繼續說，“你是很知道的，我從沒一次貪了錢，常常爲了你打算；我也從沒欺蒙了或謊騙了你，你也從沒見到我犯了什麼錯處。”

“不錯，我的好罷利。”

“那麼，主人；這個樣子是再也不能過下去的。我以前不就什麼，放你不知不覺，這無非是爲了敬視你；但現在事情過於明顯了，每個隣人都在那里笑你。人人都已知道了這件事，所以我雖然很不願提起牠，也不能不告訴你。女主人回來的時候，爲什麼時常說不定，這是因爲她做了可惡的事情。”

他好像不懂的樣子，只是喃喃的說，“停了你的嘴；你知道我在禁止你說話——”

但她間斷了他的話說，“不，主人，我現在必須告訴你一切了。在好久以前，女主人便同伴着利瑪新先生。我看見他們在門後接吻，已不知幾十次了。啊！你須知道要是利瑪新先生是富有的，那女主人也不會嫁給你的了。要是你一想婚事的經過，你

便能明白這事的始末了。

伯倫站了起來，他的臉上變色了。吶吶的說：

“停了你的嘴——停了你的嘴，否則——”

她仍然續上說，“不，我是要告訴你一切的經過。她嫁給你沒有誠意，她自始便欺騙了你。他們鋪早已預先商定了的。你只要回想幾分鐘，就能明白的，因為她是不願嫁你的，所以她並不愛你，害得你的生活悲慘莫名，我一見了你這樣的悲慘，差不多就破裂了我的心房。”

他在房內走來走去，連續的說，“停了你的嘴——停了你的嘴——”因為他找不出別的話來說。老傭人還不能休。

喬治在起初被這些盛怒的聲音所驚恐，站在他父親背後，張着嘴號哭起來了。

小孩的哭聲更激怒了伯倫，使他鼓勵了勇氣。他舉起兩手直衝到盟利那邊，預備打她似的說，“你這個混蛋，你嚇壞這孩子了。”他一面說一面兩手已在打她了，她當時吞吞吐吐的說道：



“主人，你儘管把我打，但不能因此阻住了你的妻子欺騙你，也不能因此變動你的孩子並不是你的之事實——”

他忽然停手了，兩手放下，依然站在她的對方，他刺激受的過重，這時差不多不省人事了。

她又說：“你只要看一看孩子，究竟誰是他的父親！他是極像利瑪新先生的。你只須看看他眼睛和顴角。什麼，就是個瞎了眼睛的人也不會認錯了的。”

他執住了她的肩，用力的打她。他說，“滾出去，混蛋！滾出去，否則我要打死你！滾出去！滾出去！”

他於是用力把她擲到了隔壁房間裏。她被擲在預備着晚餐的桌上，盤盆都打破了。於是她爬起了她的腳，把桌子放在她主人和她自己的中間。當他追着她，想再執住她時，她戰慄的向他說道：“

“你只要在今晚用了飯後走一次出去，很快的就回來，你就會見出真相了！你可以見到我是否是說了謊！只要試一試，你就會見到了。”她說了便逃

脫，但他追蹤在她後面，她走到她樓梯背後的臥室中便關上了門，他敲着門說：

“你立刻就離開了這裏！”

她的回答是，“主人，當然可以的。一小時以後我一定不再在這裏了。”

他於是又慢慢的走下樓梯，握住了把手，深怕墮了下去，他重新走到客室，喬治正坐在那里哭喊。他坐下椅子，望望小孩，他完全不省人事，他如醉如癡，一些也想不到剛才女傭人所告訴他的可怕的事情。後來，他的心漸漸的歸於安靜清醒，心裏又想起前事了。

他不再認喬治了。孩子現在是很安靜的坐在地毯上；他不見沒有人注意他，又開始哭起來了。他的父親走到他那里，把他抱在手裏，向他親親接吻。他自言自語的說道：

“喬治——我的小喬治——我親愛的小喬治——”但他忽然記起墨利所說的話了！是，她曾說他是利瑪新的孩子。喔！這是不能夠的。他不能相信

這個話，無疑的，他是他自己的孩子。那不過是傭人口裏說出來的一句空話！他重複說，“喬治——我親愛的小喬治。”小孩又安靜了，他的父親撫摩着他。

伯倫覺得小孩胸堂的熱氣穿過了他衣服傳到他身上，這使他充滿了情愛，勇氣和快感；那種溫順的熱氣給了他不少的安慰。他於是又把他放開了些，熱情的注視他，反覆的說，“喬治！喔，我的小喬治！”但他忽然的想，“也許他像了利瑪新！”

他用那瘦削而深思的眼睛注視他，看看他的額角，他的面頰，他的鼻和口有沒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他的思路變動不已，好像一個人變癡時的情形，他孩子的臉兒在他眼中起變化。

堂上的鈴響了。伯倫聽了一跳，好像槍彈射入了身子一般。他說，“她在那里了，我怎樣才好呢？”他關上了門，拭拭他的眼睛。不久之後，鈴聲又作，他於是想起羅利已去，沒有女傭人懂得鈴聲，所以也就沒有人去開門。他怎樣做了呢？他自己走前去，他

一時很勇敢很堅決，他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是，他終於戰慄着。他勇往的走到了門邊，停了步聽着，他的心亂跳着。在他頭上面的鈴聲忽然好像炸彈般嚇得他不知所云。他開了門後便見他的妻子和利瑪新站在他前面的階沿上。

她帶着驚異和盛怒的態度說：

“你現在算來開門了麼？瞿利那裏去了？”

他的喉嚨覺得梗塞，他的呼吸緊張了，他勉強要回答，但不能說出一個字來。

她繼續說，“你曉了麼？我問你瞿利到哪里去了？”

他喃喃的斷斷續續地說道，“她——她——已經——去了——”

他的妻子發怒了。她一層一層的責問他說，“已經去了是什麼意思？她到了哪里去？爲了什麼去的？”他因爲這無禮的婦女站在他面前，心中的仇恨都昇了上來。

“是，她已經是去了。我叫她走的。”

“你叫走了瞿利麼？什麼，你一定是癡了”。

“是，我叫瞿利走的，因為她是無禮，因為——因為她不是好好的對待孩子。”

“瞿利麼？”

“是——瞿利。”

“她無禮些什麼呢？”

“關及了你。”

“關及了我麼？”

“是，因為晚飯弄好了，你還是不回來。”

“那麼她說——”

“她說——關及了你的不好的話——這個，我應該不——這是不願聽到的——”

“她說了些什麼？”

“這是不值得再提牠的”。

“我是要知道牠的。”

“她說像我這樣的人娶了位像你那樣不節儉，不謹慎，無秩序，既不善做母親又不善做妻子的婦女是很不幸的。”

這位年輕的婦人走向待候室，跟着的有利瑪新，他在這意外的情況中沒有說了一句話。她很快的關上了門，把外衣拋在椅上，一直走到她丈夫那裏喃喃的話：

“你說？你說？我是——”

他面色變得蒼白了說：“我不說什麼，我的愛。我不過把羅利所告訴我的重說了一下，因為你要知道這些話，你曉得我所以辭退了她就是爲了她說了這些話。”

她憤恨得只想扳去他的鬍鬚，裂破他的臉兒。她覺得在他的說話和態度中都好像他是個主人的樣子。她雖然沒有什麼話好回答，但很想尋些不快話出來。她問道，“我想你已經用過飯了罷？”

“不，我等候着你呢。”

她不自然地聳了聳肩說“這是很愚笨的，你一直等待到了七點半，你一定以爲我稽延了，我因爲有許多的事做，拜會朋友，購買東西等。”

她於是覺得她應得說明怎樣的花費了她的時

間，她告訴他，在一月很遠很遠的店裏買了些家具，在七點鐘時遇見了利瑪新，於是同了他到點心店吃了些東西，因為她雖然是飢餓了，一個人是不到點心店去的。這就是她為什麼同了利瑪新一塊用點心的原因，他們在那里只吃了少量的湯和半只雞，因他們很心急的要回來。

伯倫簡單的回答說，“好了，你是很對的，我並不和你尋錯處。”

於是，從沒說過一句話的利瑪新，原來站在亨爾得的後面，走上前來伸出他的手說，“你好麼？”

伯倫很和順的和他握了握手回答他說，“是，我是很好。”

但那年輕的婦人覺得她丈夫最後的一句話是可以責備的。她說，“尋錯處！為什麼你說到尋錯處？你這句話當中是包含別種意思的。”

他央求寬恕似的回答說，“沒有這個話，我只是說你就是遲回來了我也完全不見怪你，我也並不因此和你尋錯處。”

她借了個藉口開始和他口角了。“雖然我是遲回來了。這個樣子，在別人看來好像已是早上一點鐘了，我在外面過了個全夜。”

“當然不會的，我的愛。我說遲回來了，只因我找不到別的用語。你說你六點半回來，你八點半回來。這確是遲了。我很知道的，我一些也不奇異。只是——只是——我不能找到了別的話。”

“但是你說得好像我在外面過了個全夜。”

“呢，不——呢，不！”

她見得他處處屈服，她便走入自己房內，後來聽見喬治在那里哭，於是她含了怒說，“孩子為什麼哭了呢？”

“我告訴你，羅司不好好對待了他。”

“這混蛋怎樣待他呢？”

“呢，沒有別的。她推了他一推，他便倒在地上。”

她要看看她的孩子，便跑到了吃飯間，在那里她看見桌子上流着酒，酒壺和酒杯都打破着，鹽皿



也倒下了。她問着道，“誰弄到這樣的？”

“這是罌利，她——”她間斷了他說。

“那太過分了，真的！罌利說我好像是個無恥的婦女，打了我的孩子，毀壞了我的盤盆和碟子，把我家弄得不像樣子。但在你看來好像這事是很平常的。”

“當然不會的，你看我已經辭去她了。”

“真的！你是辭去她了！但是你應該要她賠出來。像這種事情應該向警局告發的。”

“但是——我的愛——我真是不能夠。那是沒有理由的。那是很困難的——”

她聳了聳肩說，“那是！你不曾做成了什麼事，不過始終是個無用的東西，做了個男子一些也沒有意志和聲氣。啊！她一定是對你說了些好話，你的罌利，所以你只是輕輕的辭去了她便算了事。我也不要久留在這裏了，不要久留在這裏了。”於是她開了客室的門，走到喬治那里，把他抱在手裏，向他接吻，而且說，“喬治，我的愛兒，我的寶貝啊！”

接着，她忽然又轉到別的意思上說，“但孩子已用過飯了麼？我的寶貝，你沒有吃過一些東西罷？”

“不，媽媽。”

他於是又埋怨她的丈夫說，“什麼，你一定是癡了！完全的癡了，現在已是八點半了，喬治還沒有吃飯！”

他聽了這些話，差不多嚇昏了，勉強的說道，“但是，我親愛的，我們是等着你，我沒有了你是不想用飯的。譬如你天天回來得遲了，我都是刻刻絞着你的。”

她這時脫下了帽子丟在安樂椅上，帶着怒氣的說，“和一些不懂事一些做不來的人在一塊真是不可忍的。我假若是我到半夜十二時來了，這孩子一定也仍是沒有東西吃的。你是一些不懂得，你好像以為現在還不過是七點半鐘，我所以遲了些回來，是因為路上遇到了些事！”

伯倫戰慄了，他覺得他的怒氣已是達到頂點了。但利瑪新插口對了亨蘭得說：

“我親愛的朋友，你這樣是不應該的。伯倫並不以為你回來得遲了，既然是辭去了瞿利，你又那能希望他把一切的雜事都料理得妥帖？”

但亨蘭得很憤怒的問答說：

“是，無論如何，他必須自己料理了一切，因為我是不幫助他的，由他去料理一切罷！”她說了走到自己的房內，完全忘記了她的孩子還沒有用過飯。

利瑪新就幫助他朋友收拾，他拾起狼籍在桌上的碎杯子，重新放整碗碟和刀叉，把孩子放到高椅裏，當時伯倫正去叫那處理房間的侍女來。她來了一見很奇異，因為忙着在那里做她的工作，沒有聽到過了什麼事。她立刻去搬了湯，羊腿，和甘薯等東西進來。

伯倫坐在孩子的旁邊，心裏很不安的樣子。他給孩子進了膳，自己也想勉強吃些東西，但總是吃不下去。他漸漸想起望望坐在他對面的利瑪新，是否有和喬治相似的地方，但他又不敢舉目久視。他

對着利瑪新望了又望，仔仔細細的視察他，後來他又看看他的兒子。

他的耳鼓中有種聲音發作說，“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那個男子，那個安坐在他對面的男子也許是他的兒子喬治，他的小喬治的父親。伯倫率性放下了食具，他又不能吃下什麼東西了。一種嚴重的苦痛，一種使人哭泣發狂的苦痛降臨到了他的身上，他只想用小刀來結果了自己。

當他聽得門聲響了，又大大吃了一驚。他的妻子進來了，她說，“我肚子很餓了，利瑪新，你又怎樣呢？”

他猶豫了片時，於是說，“是，我是——”

伯倫自己問自己道：

“他們用了點心呢？還是因為他們情人相會所以遲來了呢？”

他們倆都是胃口很爽的吃東西。亨蘭得只是發笑和調戲。她的丈夫惡狠狠的注視她。她穿了件沿了白色花邊的粉紅色外衣，她那雪白的頭和頸，

肥胖的兩手露出在這件美麗而充滿香氣的衣服外面，好像一只邊沿附着泡沫的海貝。

他自始便受了他們的欺騙，他們現在取巧他些什麼呢？一個好好的人因為父親傳給他一些財產，能不能就把他變成一個笨伯呢？為什麼人們不能見到別人的心腑呢？為什麼欺人的心和真誠的心，欺人的聲和真誠的聲，都沒有一些區別呢？他望着他們，注視他們的一言一動。他忽然想，“我今晚要嚇一嚇他們，”於是他說，“我的愛，我因為辭去了羅利，我想就去另雇一個女傭人，我就要去找找看，遲了是不好的。”

她回答說。“很好，去罷，我留在這里。利瑪新伴着我的。我們等着你。”她於是轉向侍女說，“你最好先使喬治睡好，再收拾了一下，然後你自己去睡好了。”

伯倫站起了，他不自然的說，“往後再會罷，”他慢慢的走出去，手把着牆壁，因為他覺得地板好像一只船那樣不停的在震蕩。喬治由侍女帶去了，亨

而得和利瑪新一塊走到客室中。

客室的門一經關上了，他就說，“你一定是發痴了，像這樣的煩擾你的丈夫”

她立刻回答說，‘啊！我想你把伯倫當作一個犧牲者是很不常的。’

利瑪新坐下了安樂椅說，“我並不當作他是一個犧牲者，不過我們設身處地，自朝至晚受你這種待遇是極難堪的。”

她取了支雪茄吸着說，“但是我並沒有惡待了他，他却是常常激怒了我，我這樣的待他，乃是他討來的。”

利瑪新焦急的繼續說，“你這樣的做法是很愚笨的！我只是希望你對待你的丈夫要和藹些，因為我們倆都需要他能夠信任我們。我想這是你也應該見得到的。”

他們倆漸漸拉近了，他是個身材高大，鬍鬚很長的一個普通人；她是身材肥小，姿態秀麗，出身小有產人家，常常以艷態誘人的女子，她嫁給了一個

平凡而率直的人，他早晚出入的時候，在門外總是看見到她的。

她說，“你還不知道麼？你這個笨伯，我所以恨他，只因他娶了我，他買了我；因為他的一舉一動，都足以使我生怒。他時時激怒我的蠢氣，你却說這是他的仁慈；他的昏愚，你却說這是他的篤信。總之一句話，他代你做了我的丈夫。他雖然不很來干涉我們，可是我總覺他隔在我們中間。我想他至少總有些嫉忌我們的。我有時竟想這樣對他說‘你知道麼，你這個蠢東西，利瑪新是我的情人呢？’你不懂得他怎樣的使我仇恨使我惱怒，那真是不可思議的。你好像時常見好他，和他親熱的握手。你們這種男人，有時都是十分奇怪的。”

“一個人須知道怎樣的虛飾，我親愛的。”

“這不是個虛飾的問題，而是個感情的問題，當男子們互相欺騙的時候，還是在表面上彼此友好，我們女子不忌了個男子便始終仇恨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因為和另一人的妻

子相友善了便須仇恨他。”

“你不知道麼？你不知道麼？你們都是沒有感情的。這些只有感覺而不能說明的。你不知道；那是沒有辦法的！你們男子沒有良好的感情。”

她微微的笑着，把兩手放在他肩上，聳起她的嘴唇向他，他把頭低下，緊緊抱住了她，他們的嘴唇於是互相接觸了。他們站在壁鏡前，所以在鏡子內另外有像他們那樣互相擁抱的一對。

他們沒有聽到什麼，既沒有鑰匙聲，也沒有門聲響，但亨蘭得忽然用雙手推開利瑪新，他們看見伯倫瑟瑟懼懼的在注視他們，他不穿鞋子，也不戴帽子。他一個一個的盯着，目不轉睛的盯着，他站在他們的後面。於是，他一句話也不說，一把擒住了利瑪新，把他丟到屋角裏，用力的拿他頭來和牆壁相撞。

亨蘭得眼見得她丈夫要害死她的情人了，她自己趕到伯倫那里，執住了他的頭頸，把她柔嫩的十只手指深深刻入他的頭頸，她拚命的咬他的肩



臂，好像要一口咬死了他的樣子。伯倫幾乎呼吸不轉了，他放鬆了一些利瑪新，要想丟開執住了他頭頸的妻子。他用手執住了她的腰身，也把她擲在另一屋角裏。

於是他的氣力用盡了，他立在他們的中間，喘息着，不知道再怎樣的做好，後來，他勉強用力的說道：

“滾出去——你們兩個人——立刻的！滾出去！”

利瑪新仍是一動不動的在屋角裏，他嚇得不省人事，連手指都不敢動了一動；亨蘭得則兩手靠在小圓桌上，她垂頭亂髮，衣服鬆散，好像一只將要跳躍的野獸。伯倫仍然用力的說，“立刻滾了出去，離開了這個房子！”

她的妻子見得他的火氣已過去了，又站起來勇敢的向他走前兩步說，“你發昏了麼？你幹些什麼事？你發出這樣怪異的聲音是什麼意思？”

但是他轉頭向她舉起拳頭擊她，他吞吞吐吐

的說道，“喔——喔——這是太過分了，太過分了！我已聽到一切了！一切了——你懂得麼？一切了！你這個混蛋——你這個混蛋！你們兩個混蛋！滾了出去，你們兩個！立刻的，否則我將弄死了你們！離開了這房子！”

她見得已是這樣，他知道一切了：她又無法證明她是無罪的，她只能屈服的了。但她老羞成怒了，她更加恨他了，她覺得她有向他示威加以抵抗的必要，所以她明白的說，“來，利瑪新！他既然要逐我出去，我只有同了你到你的家裏去。”

但利瑪新並不稍動，伯倫盛怒的叫着說，“滾！你滾不滾？滾，混蛋的東西！不然的話——不然的話——”他拿了只椅子在頭頂上旋轉。

亨蘭得很快的走到她情人那里，抱住了他，把他拖到了門口邊才說，“來，我的朋友——你看他這個人是發癡了。來罷！”

她走走又回轉來，想做一些使她丈夫最感傷心的事，她於是想到了個念頭，一個最最惡毒的念

頃，她堅決的說道，“我要去同了孩子一塊走。”

伯倫發呆了，他喃喃的說，“你的——你的——孩子麼？你敢說是你的孩子麼？你敢——你敢說起你的孩子——以後——以後——喔，喔，那太說不過去了！滾，混蛋！滾！”

她又走到他身邊，帶着微笑說，“我要我的孩子，你是無權留住他的，因為他並不是你的——你懂瞭麼？他不是你的！他是利瑪新的！”

伯倫驚異的說，“你這個騙子——你這個騙子——不要臉的婦女！”

但是她繼續說，“你這個笨伯！除出了你，人人都知道這事的。我告訴你，這才是他的父親。你只要向他仔細看一看。”

伯倫吃了一驚，他立刻轉身取了一支燭，走到隔壁房間內，很快便跑回來，帶了裹着牀被的小喬治，孩子忽然間驚醒，嚇得號哭起來了。伯倫把他擲在他妻子手中，於是一句話也不說的把她用力推了出去，利瑪新是等候在那里。

他於是又關上了門，緊緊的把牠關上了，但剛剛走到了客室，他已墮下來了。

伯倫孤獨的生活着，十分的孤獨了。從他們分離了以後的五星期中，新生活的新感覺阻住了他作種種的回想。他重新又過曠夫的生活，恢復他遊浪的習慣，常常到餐館中去用膳。他爲了免除嘲笑，特委託他們的律師，給了他妻子一筆離婚費。他漸漸的想念他孩子起來了。晚上他一人在家裏時，常常忽然間聽得喬治叫“爸爸，”他聽了心腑便跳躍，他於是急速的起來去開了門，看看他的孩子是不是回來了。一只狗或鴿子出去了也會回來的，爲什麼一個小孩童不如牠們呢？他覺得他自己弄錯了，於是又坐了靠椅中想念他的孩子。他想念他一小小時，甚至整整的一天，他只想接吻他，抱住他，撫摩他，把他放在膝上玩耍，他覺得孩子的小臂圍在他的頸上，他的小嘴接觸他的鬍鬚，他的柔髮遇着了他的面頰，所以這些都是他發生苦痛，好像一個男

子失去了個熱愛的情人。他每日差不多上百次的把他是不是「阿治」父親這問題自己問自己，他每次睡覺前，在牀上總要回想到一連串傷心的問題。

他最怕晚上的黑暗。所有的悲傷都侵入了他的心頭，使他變得癡呆。他對於他自己思想的害怕，好像罪人怕刑法的執行一般，他逃避這種思想好像迴避野獸一般。他害怕空洞黑暗的住屋和荒涼的街道。

所以伯倫總是本能地走着寬大光亮而繁盛的街道。明閃的光亮和人山人海的行人引動了他的注意力，使他不作胡思亂想，當他走得疲乏了，當路上的行人漸漸稀少了，寂寞的恐怖迫得他闖入聚滿人衆的酒店。他在那里坐下在一只小小的圓桌邊，要到了酒瓶慢慢的飲着，每遇一個飲酒客人走出的時候，總是覺得有些不舒服。他只想執住了他的手，把他拖了回來，要求他再留一些時候，他最怕酒店的堂倌走上來向他說，“來，先生，這是關門的時候了！”

他這樣常常到酒店去，性質凶烈的啤酒薰醉了人們的意志，他差不多在那里過生活。

在每次飯後，他總是飲了三四小杯的勃蘭地，這使他漸漸的入於昏沉，他於是垂下了頭，閉上了眼，進入睡鄉了。他醒來時整整衣服，脫去帽子，拿起在桌上已經閱過的報紙看，從頭到底的念着。四五點鐘時，他出去散散步，吸些新鮮空氣。於是再回到他的老位置，這是特別給他留出的，他又開始飲酒了。他和幾位熟識了的酒朋友談話。他們談談時事，說說政局，直到了進晚餐的時候；他晚上的時間，也像下午那樣的花費了過去，一直到了酒店關門的時候。當他被迫而退出酒店，走到黑暗空虛充滿了悲思愁想的住屋時，他覺得最是難堪。因為他的住屋，對於他好像地獄一般，所以他到大旅館的第一層租了個房間住。在這樣的大洋房中，他不再孤獨了。他覺得四圍的人都存心害他的樣子，當他看見了他的牀位，過去的悲愁又來攪擾他時，他走到廊下的路上，走來又走去，好似一個神經病者，他

在每個關上了門的臥室前，很傷心的看見一對一對的鞋子，婦女的小鞋子放在男人鞋子的旁邊，他心裏想，他們一定都是很快活的，一定都睡在和暖的牀上。

這樣的五年過去了，悲傷的五年。有一天，他在外面路上散步時，忽然看見一個容態激起他注意的婦女。一個高大的男子和孩子同着她，他們三人都走在他的前面，他自己想，他以前好像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了他們的，他忽然認識了她的手，她就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同了利瑪新和他的孩子，他的小喬治。

他的心跳躍了，但他並不停了腳步，因為他要看看他們，他跟着他們。他們看去好像一個中等階級的人家。亨蘭得靠近利瑪新，低低的向他說話，不時的斜視他，伯倫看清了她的面容，她的微笑，她的媚態，她顫動的嘴唇。但最是引動他注意的是那孩子了。他怎樣的長大和強壯啊！伯倫看不到他的臉兒，只能見他那長而美的頭髮。這位長大而裸腿，走

在他母親旁邊的孩子就是喬治了。

他們在一個店鋪前站住了，所以他看清楚了他們。利瑪新已經很老，髮白而體瘦；他的妻子，却仍是像以前那樣年輕，而且更肥胖了。喬治和以前大不相同，他差不多不認識他了。

他們又向前走，伯倫在後面跟從着。他走得快，追過了他們，於是又走回來，這樣他能面對面的遇着了他們。當他走過孩子邊時，他輕輕打了他一下。孩子惡恨恨的望着他，他急速的走開了。他好似竊賊那樣的逃開，他深怕被他的妻子和她情人所看清楚。他一步不停的走入酒店，氣喘喘的坐下了椅子。這一晚他飲了三杯的酒。

他心裏感覺這次和會的苦痛一連有了四月。他每晚都在幻覺中見到他們三個人，父親，母親和孩子很快樂的一同在路上走着。這種新影象又成爲他的一種新苦痛。小喬治，他的小喬治，他最是心愛常常接吻的孩子是不會再見了，他看見的是另一個，好像是以前那個孩子的哥哥，一個赤了腿的



大孩子，他並不認識他！他一想到了這裡心裏很是悲痛。兒童愛是消失了；他們間已沒有了什麼關係；孩子見了他也不知道伸出他的手來。他甚至惡恨恨的視他呢。

他漸漸的又安靜了。他心理上的苦痛感少了，他曾經親眼見過了的印象慢慢的不來擾他了。他差不多像常人那樣生活着，飲飲啤酒，穿穿新衣，隨便的過了一天是一天。

他漸漸的老蒼了。當他戴了個新帽子走入酒店時，總要對着鏡子照了許多的時候，然後才坐下，他幾次三番的把帽子脫了又戴，戴了又脫，最後問他的朋友，一個酒店中很留心他的侍女，她看起來這是否配他的身體。

他一年中到戲院中兩三次，在夏天，他有時把全夜花費在露天的音樂會上。他這樣年復一年的過去，緩慢的單獨的過去。

他現在很少想到那可怕的景象了，自從那可怕的一晚後，二十年又過去了。但他的生活從此以

後總是很悲傷乏味了。酒店的主人不時對他說，“你應得自己找一些快樂；你可以到鄉下去吸一些新鮮的空氣，我覺得你近數日來老得多了。”當飲酒的客人都出去了時，他每每對侍女說，“可憐的伯倫先生不會久於人世的了；他老是不離開巴黎那是很不好的。勸他到鄉下去散散心；他是很相信你的。夏天就在目前了；這可以給他一些活氣的。

她對於這樣慣常了的客人，把了滿腔的憐憫和慈悲心，每天向伯倫說，“先生，你決定去吸一些新鮮空氣。在天氣晴朗的日子，鄉間的景緻是很好的。喔，要是我做不到，我願意終身在那里過生活。”

他於是漸漸想到城外去一次看看那里的情形是否像她所說的。他在某一天朝上對她說：

“你知道巴黎的附近，什麼地方有好的點心店麼？”

“到聖日爾曼街上去；那里是很好的！”

他正當訂婚的時候，曾經到過那里的。他決意再去玩一次，他選定星期日去，這也沒有什麼理由，

不過大家慣常在星期日出門，即是在一星期中的別的日子都有正經的事；因此他在一天朝上到聖日爾曼去了。他覺得口渴了，他很想每個車站都走下來到酒店去飲一二杯酒，然後再乘車回巴黎。他覺得旅途很長。他平日可以整天的冷坐着，但這時他坐在車裏看見一個一個的村莊如飛的過去，反而覺得勞苦疲乏了。

可是他所見的景緻覺得處處很有味的。他在萊多橋下望見幾只小船，有幾個赤了臂的舟子划着，順了流水很快的過去，他心裏想，“世上確也有自己會尋快樂的人！”車到了聖日爾曼，便在月台上停下了。伯倫下了車，慢慢的走去，向着街上走去，因為他已經有些疲乏了。廣大的平原展開在他面前，大得好似一個海，偉大的村莊，點綴在中間，稠密得好似市鎮一般。和暖的太陽光普照在大地上。伯倫吸着溫和的微風，使得他精神活躍，血氣流動，自己對自己說：

“這誠是很暢快的。”

他於是再向前走幾步又停下了。他也能像別的遊人那樣，東走西走的找快樂。他經歷了千變萬化的生活，有趣的，苦痛的，時常在那里變動，而且奇與怪不是言語所能解釋的。現在，年紀已是很老了。他願意終身的做個醉漢，不要家室，不要朋友，不要希望，也不要一切好奇心，他被悲愁的情感所圍繞，他想回到巴黎，把身子匿在酒店和昏睡中！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夢幻，所有的願望，都被平原上的日光所喚起了。

伯倫覺得再站在那里將會失去知覺了，他急速的到酒店裏去飲酒。想藉酒的力量，忘記一切悲愁，至少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二個談談話的人。

他在葡萄棚下找定了個位置，因為在那里可以望見四周的村莊，他點好了酒菜，叫他們快一些拿到。於是別的客人也來了，他們坐在他近邊的桌上。他覺得更舒服了，因為他不是孤獨了，有三個人一塊兒在他旁邊用點心。他望了他們再三次還沒有看清楚，有一個他好像是完全不認識的，忽然間，

那婦女發了個聲音，這是深深刺入他骨髓的。

那聲音是說，“喬治你要切些雞來吃麼？”

別的聲音回答說，“好，媽媽。”

伯倫想了想，他知道了；他就猜想到他們是什麼人了！他的妻子生得很肥大，成爲一個高年，嚴正面可敬的婦女了，她把頭向前吃東西，深怕有什麼玷污了她的衣服，喬治已是成人了，他生了些短鬚鬚，他戴了個高帽子，穿了件白色的衣服，面上帶了副眼鏡，因爲這麼裝飾是好看了不少。伯倫很異樣的注視他，這是不是喬治他的兒子麼？不，他不認識這位年輕的人；他們沒有什麼相像的地方。利瑪新是背向着他的坐着，他彎了肩在那里吃東西。

他們三人看去都是很快活很稱心，他們的生活平安而舒服，充滿了和暖和情愛。他們得到這樣的生活，應該謝謝伯倫，因爲他們欺騙了他苦痛了他之後又取得了他的金錢！他們把他這樣一個無罪而平凡的人，陷於孤獨寂寥，遭遇了人世間無上的悲愁！他們害得他成了個無用處無目的的人，一

個世界上的遊浪人，一個無快活無希望而可憐可憫的老人。世界對於他是空虛的，因為他無所愛於世界。他就是走到了別的國家，或是走遍了街道，闖入每一個房屋，但他始終找不到一個可愛的人。

這都是這三個人的錯處啊！這都是這位無恥的婦女，不知名的朋友，和身材高大的孩子的罪過。他現在恨那孩子也像對於其他二人一樣了。他不是利瑪新的兒子麼？要是不然，利瑪新也會發大他愛護他的意？利瑪新要是知道了這不是他的兒子，他不會很快的逐走了這孩子和他的母親麼？有沒有肯養大別人家孩子的人呢？他們三個人，使他感受無窮苦痛的三個人，現在都坐在離他很近的地方。

伯倫望着他們，一切苦痛和失望的回憶，都因而觸發了，他們那得意而稱心的樣子，尤其使他覺得不安，他只想去殺死了他們；用酒瓶來打擊他們。

他現在要實行報仇了，因為他們這時都在他的手中了。但是怎麼辦呢？他想出了許多方法，許多

好像在報紙上所見到的可怕的方法，但他都不能拿起手來實行。他繼續飲酒，想增加些勇氣，使得這樣不易得到的機會，不致把牠輕輕放過了。

他忽然想到了個念頭，一個可怕的念頭；他竭力的飲酒以實現這個念頭。他一面微笑一面喃喃說：“他們在我的手中了，他們在我的手中了！我們看着，我們看着罷！”

他們慢慢的用完了點心，講了些不關緊要的話。伯倫聽不出他們說了些什麼話。他妻子的臉兒尤其足以激怒他。他們付好了賬，大家站起來了。伯倫於是注意到了利瑪新。他好似一個退職了的外交家，因為他生了些雪白柔順的頰鬚，看去是很莊重的。

他們走去了。伯倫站起跟着了他們。他們起先在街上閒散，後來走到樹林中去玩。伯倫遠遠的追隨他們，好使他們不至疑心他。

伯倫漸漸走近了他們，他走的吃力得很。因為他現在不常走路了。他忽然追出了他們，但是一種

說不出的恐怖攪擾他，他又走回來，所以和他們面對面了。他向前的走着，心裏不絕的跳躍，深怕他們走在他後面了，他對了自己說，“來，現在是時候了，勇敢些！勇敢些！現在是時候了！”

他向四周注視了一下，他們三人都坐下在草地上，在一顆大樹下面，他們繼續的談笑。他意志決定了，很快的走到他們前面站住了，他斷斷續續的說道：

“這是我啊！這是我！我知道你們是想不到我的罷？”

他們三人見了都嚇了，他看去好像是個患神經病者。他繼續說：

人家都以爲你們是不再認我的了。你們看看我罷！我是伯倫，亨蘭伯倫。你們想一切都過去了，你們是不會再見我的了。啊！但是我又在這里了，你們看，現在我們要講一講道理了。”

亨蘭得嚇得把兩手蓋住了頭，喃喃的說，“喔！上帝啊！”



喬治看見了這位好像要打他母親的生人，跳起來要拿領圍來縛住他。利瑪新見了他也嚇極了。他又續說道：

“我們現在要講一講道理：適當的時候已到了！啊！你們欺騙了我，你們害了我一生，你們想我是永世找不到你們的了！”

那少年把他用力推了開去。

他問着說，“你癡了麼？你想做什麼？決些走開些，否則我要不客氣了！”

伯倫回答他道，“我要做什麼？我要告訴你他們這些是什麼人。”

喬治仍是怒氣冲天，差不多要打他了。

伯倫說，“讓我說下去，我是你的父親，他們現在還認識我麼，混蛋的東西！”

那少年吃了一驚，放了拳頭轉向他母親。伯倫走到她身邊說：

“好了，你自己告訴他我是什麼人！告訴他我的名字叫亨爾伯倫。我是他的父親，因為你是我的

妻子，因為他的名字叫喬治伯倫，因為你們三人都靠了我的金錢過日子，靠了一萬佛郎的離婚費，這是在逐走了你後給你的。你可以告訴他我為什麼逐走你麼？因為我疑心你和這個混蛋，你的情人發生了什麼關係！告訴他我是個怎樣的人，一個忠實可靠的人，你為了金錢而嫁了他，你自始便欺騙了他。告訴他你是個怎樣的人，我是——”

他一面說話，一面喘息。那婦女叫喊說：

“利瑪新，利瑪新，不許他說話；叫他安靜了！不准他在我的兒子前說這種話！”

利瑪新這時也站了起來。他低聲的說道：

“停了你的嘴！停了你的嘴！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些什麼嗎？”

伯倫說，“我很知道我在做些什麼，這還不算什麼。尚有一件我要知道的事，這是使我苦痛二十年了。”於是，他又轉向了喬治，喬治這時正在驚愕失措的靠在樹旁邊。他說：

“聽着我的話。當她離開我的房子時，她想這

樣的欺騙我還不夠，她更要使我常常失望，你是我的唯一安慰者，她却把你帶了去，她還說我不是你的父親，而他却是你的父親。她是說謊了麼？我不能知道。我最近二十年來常常把這個問題自己問自己。”

他漸漸的走近了她，把她掩護在頭上的手拿開了，他又說道：

“現在好了！我要你告訴我究竟我們兩人中誰是這少年的父親？他呢還是我，你的丈夫還是你的情人。來！來！告訴我。”

利瑪新直衝到他那邊。伯倫把他推到了後面說：“啊！你現在算勇敢了！你比那天是勇敢了，你想我那時要害死你了。很好！要是她不回答，你來告訴了我罷。你應得像她一樣明白的。告訴我，你是這少年的父親麼？來！來！告訴我。”

他又轉向他的妻子說：

“要是你不告訴我，無論如何，你至少要告訴了你的兒子。他已經長大了，他有權利知道誰是他

的父親。我不知道，我永遠不知道，永遠，永遠！我不能告訴你我的孩子。”

他似乎喪失知覺了；他的聲音變得尖銳，他舞弄着他的兩臂，他好像個瘋子了。

“來！……給我個回答……她不知道……我不相信她亦不知道……不……她是不知道！……哈！哈！哈！……沒有人知道了……沒有人……哪一個能夠知道這種事情呢？……你也是不會知道的，我的孩子，你也像我那樣一些都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問問她罷……你便見得她也是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你更是不必說，沒有人知道的了。你可以選擇……你可以選擇……是，你可以選擇的……他或是我……選擇……再會了……我的話完了……要是她有一天告訴了你，你就來告訴我，你能不能呢？我住在大陸旅館……我很希望知道的……再會了……我希望你們能夠過快樂的日子……”

他於是走了開去，在大樹底下自言自語。他並

不再望望他們，只是一路忿忿然的走去。他不自覺已走到了車站。一個車子正在要開了，他便走了上去。他在路上漸漸消失了怒氣，恢復了知覺，於是就回到巴黎了。他自己詫異自己的勇敢。他身體覺得疼痛，好像折斷了什麼骨頭。可是他仍舊到酒店裏吃酒。

酒店的侍女見他來了，驚異地說，“什麼！已經回來了麼？你覺得吃力麼。

“是——是，我是吃力了……很吃力了……你知道，一個不慣常出門的人……我已覺很够了。我不再到鄉下去了。我還是常留在這里覺得舒服。在將來我不想再行動了。”

她不能使他把這次小小旅行中所經歷的——告訴了她。

在這天晚上，他一生中第一次得到暢飲了回去。